

唐二虎

活生士
四之書



軍放解民人國中
版出部治政 軍戰野四第
區軍中華

戰士生活叢書之四

唐二虎

陸
樊
著
那
狄
插
畫

戰士生活叢書之四

發到連，讀給戰士聽

第四野戰軍
華中軍區
政治部出版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

唐 二 虎

一、苦惱

戰鬥英雄「唐二虎」，最近幾天，忽然情緒不高起來。戰士們誰也猜不透，個底是爲了什麼事？

「唐二虎」名叫唐有福，今年二十六歲，貧農成份。一九四六年，東北土地改革後，爲了復仇立功，自動要求參加人民解放軍。因爲他作戰勇敢和大膽，所以大家送他一個外號叫「唐二虎」。入伍前，在家開翻身鬥爭時，他總是領頭的。當過全村的民兵小隊長、担架大隊長、農會的武裝委員。抓惡霸、打胡子，他都很積極，也很有辦法。到那裏，那裏看得起。入伍後，又經過艱苦教育，他的階級覺悟很高，工作積極、學習努力、作戰也勇敢。很快就被吸收參加了共產黨，成爲光榮的共產黨員。

一九四七年二月，在西安剿匪時，他一個人拿兩個手榴彈，衝進胡子住的房子去，抓了五個胡子，繳了四枝槍，立了一大功。後來升了班長。四月間在西豐戰鬥中，他領一個班會打垮了國民黨匪軍一個連。他一個人又繳了兩挺輕機槍，

癱了廿六個俘虜，又立了一大功和一小功。這次他的左臂被敵人的機關掃出兩處傷痕，可是他還是堅決不下戰場，這個戰鬥過後，上級就提升他爲一排長了。四七年在遼北省開英模大會時，上級獎了他兩枚銀質的勇敢獎章。這兩枚獎章，像兩朵鮮艷的紅花一樣，掛在他的胸前，非常好看，又非常光榮。平時，上級首長看見了他，都稱讚着說：『唐二虎到底是個翻身農民，覺悟高、進步快，真是一個好同志。』排下同志們看見他了，都說：『唐排長立過兩次大功，真是光榮啊！』進關以後，從北平南下時，路過各縣各鎮，各界羣衆代表，又給他獻花。新聞記者到部隊來時，又去訪問他，寫他的光榮事蹟……。一句話：他是一個好同志。

過江以後，『唐二虎』仍是和從前一樣，一直是在革命的榮譽裏，過着快樂的生活。但是，自從上星期六，連長指導員在支委擴大會上，批評他『破壞工廠』以後，情緒就低落下來了。這幾天他臉上的神色，就像秋天霜打過的樹葉一樣，每天皺着眉頭憂愁起來。這是『唐二虎』參軍以來，從沒有過的現象。

『媽的巴子，工廠既然是公家的，革命軍人，就不可以使用工廠一點東西嗎？』唐二虎在腦子裏，始終堅持着自己的意見。『這種批評，我不能接受。明天我非去問問營長不可，什麼叫『破壞工廠』？況且我又不是爲我自個。』

曉飯以後，「唐二虎」也不去參加戰士們的集體遊戲。把查詢查察的工作，交代給張副排長。自個兒跑到長江旁邊的大碼頭上，又思索起自己受批評的事情來了。

當隊伍進城以前，上級號召大家要遵守城市政策。黨委又發出指示，無論指、戰員，進城後一定要保證「粒米不動、寸草不移」。唐二虎也在全連同志們的面前表示過決心，一定要做到「空手進，空手出」。並且保證自己一排人，都能做到不拿羣衆一針一線。剛一進城，一排負責看管一個銀行，「唐二虎」自己很守規矩，沒有事就坐在家裏讀書看報。戰士們也除了站崗放哨以外，大門都出不去。後來，一排又去看管一個鐵工廠，他們就搬到工廠裏去住了。「唐二虎」教工人們唱歌、扭秧歌等，時間一長，大家都混熟了。

一天，他看見工廠裏有很多「洋鐵」片，想向工人們要一塊，做幾個打茶打飯的小盆子用，工人們就允許他了。於是他捐出了自己的津貼費，到焊鐵匠那裏去，做了幾個小洋鐵盆子。高興的拿回來，分給自己排下的四個班用了。後來，三排長知道了，就託他再去要幾塊來。可是，工人回答他說：工廠的大小東西，前天都經過清點委員會登記上賬，搬入庫房去了，再不能隨便送人。「唐二虎」要不到洋鐵片倒沒什麼關係，不過自己已經答應了三排長，要是不兌現的話，就

怪不好看似的。後來他看見工廠裏有一座大棚子，棚子上邊都是「洋鐵」瓦。棚子裏什麼也沒有，像是一間沒用的破房子。他心裏一想：『這樣無用的棚子拆他幾塊洋鐵用，也不妨什麼？這麼大的工廠，拿幾塊破洋鐵，還不是牛身上拔一根毫毛嗎？算不了什麼。況且工廠的一切，都是公家的，拆幾塊洋鐵瓦，全連的菜壺、飯盆都够用了。』有一天正晌午，大家都在睡午覺，「唐二虎」找了一把鉗子，爬到那間棚子上，起掉幾個洋釘，把洋鐵瓦掀起一個角，正打算取掉他的時候，忽然工廠裏那個穿灰制服戴着眼鏡的張展同志看見了：

「同志，取不得呀！那是一個重要的機器房。因偽機器被國民黨匪軍撤退時運走了，現在才空下來。將來咱們有機器再裝置時，這房子是很重要的。你千萬不要把它弄壞呀！」

「啊！我以爲是個沒有用的破棚子哩。想拔個洋釘子，掛乾糧袋子用。」他不好意思的撒了一個謊。『要是這樣重要的一個房子，我當然不用它了。』

後來鐵工廠方面，把這個問題，反映給連部。指導員親自跑到那間棚子去一看，房頂上像開了一個天窗一樣，一塊洋鐵瓦，掀起一個角，在那裏翹着。指導員很生氣的嘆息着說：『全連的名譽，算叫「唐二虎」給弄糟了。』爲了這件事，指導員專門召開過一次支委擴大會，批評他一場。並且叫「唐二虎」去給工



廠賠禮道歉。「唐二虎」受到批評以後，心裏非常不服氣。爲了服從命令，勉強也去賠了禮道了歉。但是思想上，總是還沒有澈底地解決這個問題。

「不是老子們保護他們，什麼工廠也早叫國民黨的特務，給搗毀個穩了！」
「唐二虎」就是有這麼個怪脾氣；什麼道理，在他腦子裏轉不過彎來，就是堅決不接受別人的意見。現在他一個人在江岸的碼頭上，走來走去，越想越有氣了。
「工廠既然都是公家的東西，難道說就不與革命軍人用一點東西麼？工人們都樂意給，就是他媽那個巴子，那個戴眼鏡的傢伙……」

黃昏時，太陽在西方無力的掙扎着，落到江下面去了。留下幾條淡紅色的光輝，立刻又被江岸上電燈的光明所吞沒了。高大的輪船，一幢幢的都停息在水面上，像小島嶼一樣，動也不動。江裏的一切，似乎都要平息下來了。

「唐二虎」在碼頭上，東看看，西瞧瞧，什麼都不滿意。馬路上、樓房上的許多電燈，都在惡意的眯着鬼眼，好像嘲笑他說：「『唐二虎』呀！你這個戰鬥英雄，竟然也犯錯誤了！」他在碼頭上，越待越感覺沒意思。一隻腿跳起來，蹬往碼頭上的鐵欄杆，正打算解下綁腿，風涼風涼好早點回去睡覺。忽然連部的通訊員小趙來喊他了：

「一排長！指導員請你回去開會。」

「好！你先回去，我隨後就來。」唐二虎」回答了小趙一句。驕馬上又拿下來，身子一挺，嘴裏嘟囔着說：「開會，還不是再批評我一場。反正是倒楣！」

「唐二虎」離開碼頭，向連部走去。等他進房子時，全連的正副排長都已經到齊了。房子裏很熱，噴着吸草煙的氣味，又十分嘈人。在連部那一間小小的辦公室裏，他待的沒有五分鐘，就站起身來，搬了一個凳子，坐到門口去了。

指導員手裏拿了一張紙，是政治處印發的工作指示。指示上說：全體幹部都要學習黨中央二中全會的決議，並要學習工人階級的優良品質，還要有組織的參觀工廠……等。「唐二虎」聽了一陣，總覺怪不入耳。「學習工人階級，學習個甚？」他心裏惱怒的罵着說：「翻身農民又吃不開啦！革命好幾年了，現在又叫學習工人，他們一不會種地，二不會打仗，我又不下工廠去當工人，學他們幹甚？」

指導員把上級的指示傳達以後，又說最近幾天團部要組織輪訓隊，連排幹部都要集中學習。輪訓的時間是兩星期。各連的幹部第一期暫去一半，第二期下一半再去學習。

散會以後，「唐二虎」回到自己的房裏去了。心裏老是不愉快，除了惱恨那個戴眼鏡的張展同志以外，對於指導員批評他「破壞工廠」這句話，也很不滿意。這好像一把刀子，深深地插在自己的心裏一樣，他總覺得痛心。

二、漏洞

那天，「唐二虎」開完會回去的時候，已經是半夜了。戰士們都睡得「呼呼」地，房子裏沒有一點風，很是悶熱。蚊子又多，躺下很久，老睡不着。忽然他想到隔壁那個樓上洗澡去。那是工廠裏設置的一個小浴室，他已經去洗過好幾次了。於是他翻身下床來，拿上手巾，跑到浴室裏去了。把自來水龍頭一扭，誰知道一滴水也沒有。

「媽那個巴子，真倒楣。誰又把這玩意弄壞了呢？」

「唐二虎」罵了一句。用力再把自來水龍頭轉了幾轉，還是沒有一點水。原來因為電力臨時不足，夜間自來水常有停止的時候。「唐二虎」不知道這個原因，也不會去問別人。所以，他以為是誰把自來水管弄壞了。他在浴室裏站了一會，看看那長圓形的白磁盆裏，連別人洗剩下的髒水也沒有，他就垂頭喪氣的跳出浴室，下樓回家去了。

「唐二虎」回去以後，躺在床上手裏煽着扇子，漸漸入睡了。夜裏，他做了

一個夢：

上級來了命令、隊伍要出發打仗去，他非常高興的向別的排長們挑了戰……他很有把握的帶着自己的「一個排」……攻擊的目標像是廣州，國民黨的砲彈打了許多，可是都沒有開花，有的從空中落下來，連一點聲音也沒有……他這個排担任的是突擊任務。他想：我「唐二虎」平時工作不行，打起仗來大家看看吧，這次打廣州是挖蔣介石的老根，我非再立兩大功，請上級給我發個「毛澤東獎章」掛上不可……把衝鋒式往身上一掛，他雙手拿四個手榴彈，等着衝鋒的號音一響，就帶領着一排人，往前衝去……號音響了，他用力的往前跑去。不知怎麼搞的，兩隻腿不受自己的指揮，用了很大氣力，也邁不開腳步，正在掙扎……忽然有人把他叫醒了。

他醒來一看，自己仍躺在房子裏。張副排長站在他的床前，喊叫着說：

「老唐！老唐！起來吧！快開飯了，剛才起床我們去出操，看你睡得很熟，因為昨晚你睡得很晚，不好意思叫你。誰知道你一下睡到現在還沒醒！」

「啊！我的瞌睡，真他媽那巴子不小。」「唐二虎」從床上折起身來，用手揉揉兩眼，慌忙穿上衣服，從床上跳下來。

「唐二虎」起床以後，太陽已經好幾丈高了。早晨那通紅的陽光，從門窗和

玻璃裏，照耀進來。房子裏的一切，都顯得很美，他那高大的身體，也顯得更加魁偉，臉上那兩隻大眼，也顯出特別明快和有力。一切陰鬱和愁苦，都已經消散得無影無踪了。

早飯以後，「唐二虎」到連部去，想向連長請個假，去找營長談一談。氣沖沖地照他自己的話說：非要去問問營長看什麼叫「破壞工廠」不可。他剛邁進連部的門檻，那個穿灰色制服戴眼鏡的張展同志，正和指導員坐在那裏談話。他一看見張展同志，心裏就像遇見什麼仇人一樣，馬上就想轉身就走，可是又怕指導員過後會批評他不團結人。於是他勉強站在一旁了。

「這問題有兩個可能，」張展同志對指導員說：「一個是工廠裏邊有壞蛋份子，故意搗亂。企圖用自來水把樓下前天才領來的大米和工廠存的幾十袋子麵粉沖糟踏；還有一個可能，是誰無意的把自來水龍頭扭開忘記關閉了，以致於使水流出來這樣多。」

「是，我告訴我們全連的同志們！」指導員回答張展同志說：「晚上要特別注意崗哨，防止壞人搗亂。不過也有可能是什么人把自來水龍頭扭開，忘記再扭緊了。我一定告訴我們一排的唐排長，看是不是我們連上的戰士們去搞的，一排長！」指導員轉臉來看看「唐二虎」說：「一定要特別注意，查一查看是怎麼回事。」

事？」

「是，指導員！我一定負責查清楚。」

「唐二虎」聽了這些話以後，心裏簡直像火燒的一樣，再也站不下去了。這分明是自己昨晚想洗澡去，把浴室裏的自來水龍頭扭開忘記再扭緊，所招致的禍害了。

「真糟糕！我又弄出『漏洞』來了。」

「唐二虎」心裏責備着自己。本來他滿可以很慷慨的立即承認這是自己的錯誤，但是他又沒有勇氣。於是，他心裏劇烈地鬥爭起來，面孔發燒，頭上直往外冒汗。

「指導員！」，「唐二虎」對指導員說，「連長那裏去了呢？」

「他到營部開會去了，你找他幹什麼呢？」指導員說。

「想找他談個問題。」

「什麼問題？等會咱兩個談談不是一樣嗎？」

「唔……」

「唐二虎」現在再也沒勇氣說出來，想請連長寫信去找營長問明白什麼叫破壞工廠這個問題了。忽然他感覺自己渺小起來，小得像蚊子一樣，能飛出這個房

子去才好。

「什麼時候輪訓隊開始呢？」半天之後，他把話題轉到另一個問題上去：「我應該先去學習，把張副排長留在家，他下一期去才好。」

「好！你可以先去學習。」指導員回答他說。「團部王主任已經打電話來，叫我們從工廠裏請個工人教員，等輪訓隊開始時，好去給咱們作報告，現在我正找張展同志，來談這個問題哩。你先回去吧！」

「唐二虎」勉強把腰板子一挺，向指導員行了個舉手禮，走出門去了。

「確實，張展同志，你應該給我們找個好工人，最好是血統工人。」指導員繼續對張展同志說：「我們的輪訓隊馬上就開學，那時候好去給我們作報告。因為我們部隊裏，農民成份很多，工人成份少一些，尤其是大工廠的產業工人不多，血統工人更是沒有。你一決要幫我們培養一個好工人去當教員。只報告一兩天就行，決不會耽擱做工的。」

「好，我一定幫助。大概可以找到的吧！這你們是很需要的。像我們不懂軍事一樣，將來一定也要向你們學習的。」

張展同志，是職工總會派到工廠來的代表。他到工廠一個多月了，工廠裏的清點工作，工人教育工作等，都作得很好。但是他也有一个不足的地方，這正如



他自己講的一樣：對軍隊中的一切常識，幾乎是「趕麵杖吹火，一竅不通。」這就是「唐二虎」和戰士們看不起他的地方。

指導員和張展同志談話以後，張展同志就領着指導員，去湯浴室和糧食倉庫。的確，許多工人正在往外抬大米，幾十袋白麵，也被浸濕了。地板上像石灰水沖過一樣，白花花地滿地都是麵粉的漿汁。

「你看這怎麼辦？吃又吃不完，不吃它，恐怕大米要發霉，」張展同志指着那被水浸濕了的大米包，對指導員說，「不知什麼時候，水就從樓上流下來了，天明大家起床以後才看見的，最主要的是這幾袋麵粉，要不快快處理，非糟踏了不可，所以我說工廠裏一定有壞人。」

「放太陽底下晒一晒，許沒有什麼關係。」指導員說：「若不先發出去給工人們吃了也行。」

「研究一下再說吧！」張展同志說。

「真糟糕，究竟是什麼人搞的鬼名堂呢？」指導員說：「我一定告訴唐二虎，教他幫助你們弄清楚。」